



科普  
文学

## 美器重光

可谓个个都是生活家。他们的日常生活崇尚文化，四合院里多有书法、绘画装饰，家家户户的条案上也讲究置放一两只花瓶，冬春季插梅花、柳枝、桃花，秋来清供菊花。正因讲究生活情趣，建水紫陶才会在此传承千年。建水紫陶雅于五色，陶泥细腻温润，精于阴刻阳填工艺奇巧，美于将传统书画呈现于陶体，谓之文化陶，承载历代文人之风华，有“坚如铁、明如水、润如玉、声如磬”之誉。

人文茶道首倡者王迎新认为，美术越是临近理想就越美，工艺越是与现实交融就越美。美在宏大的篇章之后，总是浓缩成为可抚摸的物件，如山川沟壑之于案头的文人山子，所以有了赏石文化；如雨后天青云气斑斓之于青瓷，所以有了颜色釉中最高级的汝窑瓷。建水紫陶的价值也在于此，它以书画镂刻、彩泥镶嵌为主要手段，集书画、金石、镌刻、镶嵌等装饰艺术于一身。同时，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于一身，有壶、杯、盆、碗、碟、缸、汽锅、烟斗、文房四宝等产品。

王迎新幼承家学，精于制陶的每一个细节，沉浸于紫陶制作多年，具有极高的紫陶审美素养。其出版的《美器重光：云南紫陶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建水城特殊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庙、学政考棚等历史遗迹，建水制陶的源

起、流变、现状以及名品。第二部分，讲述了建水原生、富有的原矿泥资源与紫陶泥的特性、对比、装饰，以及老款上特殊的款识。第三部分，讲述了紫陶赏鉴的艺术价值、宜花性、宜茶性，紫陶的日常拓展创作、运用、打磨、工艺、艺术效果、美学价值等。

作者认为，器物与装饰能触动人心、留存世间的，大抵都有两个特点：一是器物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二是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在《紫陶的四大瓶型》一文中，作者指出花瓶是紫陶中的主要器型之一，以博古瓶（美女瓶）、荸荠瓶、萝卜瓶、蒜头瓶四大瓶型最为经典而常见。以博古瓶为例，其肩腹饱满，束口线细致精到，腰足舒展，底足稍撇。整体造型气韵上扬，又典雅又稳重。

这是一本讲述建水紫陶方方面面的书，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作者指出，未来的紫陶或许可以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具有实际使用功能的原创性的艺术品，是不可复制的作品，所谓“意生之物”；另一种是以模仿性图案和规模生产为主，成为在家居日用、茶事活动、餐饮行业普及的器物。无论是哪一种，都有社会的需求和个人的精神表达，都将令紫陶上达雅艺，下及民生，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作者系业余撰稿人）

□彭忠富

美学家朱光潜说：“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枯竭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有生活情趣的人，会在简单的物质生活中营造丰盈的内心世界。他们用自然、艺术丰富人生，用爱心、善良关照心灵。对于这种倾心于生活情趣，对生活有所顿悟、执念的明智之人，我们将其称之为“生活家”。

物之为物，因有情深。云南建水人

文心  
雅风

## 家风，墨一样洇染（连载二）

□刘友洪

不仅仅是苏轼，苏辙也传递着墨色，或者说他们共同传递着墨色。苏轼和苏辙，他俩是人间做兄弟的典范，他们一起赶考、一起做官、一起孝亲、一起唱和、一起共荣辱同进退。当兄长苏轼“乌台诗案”有难时，弟弟苏辙情愿辞去自己身上的官职，只为换取哥哥的不死。他们多少次夜雨对床，憧憬着告别官场，乡归故里。苏轼为苏辙写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在长辈的影响下，苏轼、苏辙的子侄男丁六人，皆孝敬父母、兄友弟恭、坚守清廉，于出处之间，不为物累、不以己悲。

墨色，就这样持续传递着。于是有了那句，苏轼发自内心的感慨：“两翁归隐非难事，惟要传家好儿子。”

墨有浓淡之分。一幅书画作品，只浓或只淡，肯定不是上乘之作。家风作为一个系统集成，也是同样道理。在一个家庭里，片面强调“宽”或“严”，都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宽严适度——没有“严”的要求，孩子混天过日，就不可能有真才实学；没有“宽”的环境，孩子唯唯诺诺，也会丧失创新创造的勇气。

我曾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遇见一位年轻的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母亲为孩子叫了碗面条，孩子却闹脾气，一口未尝，任性而去，母亲对孩子无可奈何。

苏洵就不这样教育孩子。苏轼晚年滴居海南已年逾花甲，居然还梦见父亲抽背《春秋》，深恐自己背不上来要遭父亲责罚，以至于梦中惊醒坐起，心里砰砰直跳。这番忐忑，被苏轼形容如“挂钩之鱼”。可见父亲之严，已深入苏轼骨髓。

如今，在三苏祠的古井旁还有株千年黄荆树，虽历经磨难仍屹立不倒，相传为当年苏洵亲手所植。后人相信，这黄荆条也是苏洵家家教手段之一——川

人自古有“黄荆条下出好人”之说，看来苏洵亦然。

如果非要在宽与严中二选一的话，我情愿选择“严”。民间不是这么说的：“严是爱，宽是害。”我愿那团墨色浓些，再浓些，好似苏轼笔下的“焦墨”。

苏家的墨，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浓艳。时光回溯，我们会看见一个叫苏味道的人，从河北棗城而来。他是眉山苏氏点墨第一人。但他点的那墨，却并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点得有些暗淡，有些失败。

苏味道尽管是初唐时期的名人，对唐代律诗的定型与发展有着积极贡献，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等人合称“文章四友”，成语“火树银花”就出自他的诗里。他还担任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却为后人诟病。成语“模棱两可”也出自他的身上，说他在担任宰相时，遇事不置可否，结果落得个“苏模棱”的称号。

就是这个“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往下大约传了五六代后，却发生了根本改变，墨色逐渐由暗转浓。

苏轼的皇祖苏祐，做人低调，品质卓越，那时的墨色已经呈现相当的浓度了。苏祐的妻子李氏乃大唐李氏的后裔，但李夫人性格刚毅，坚守正道，抵御诱惑。苏轼的曾祖父苏杲，继承了父辈重诺轻财的侠义之风，墨色有了进一步发展。“吾父杲最好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间之人，无亲疏皆敬爱之。”（苏序语）



到了苏轼的爷爷苏序这一代，墨色就更加浓烈了。苏轼称苏序：“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轼幼时，常见祖父与村中父老箕踞而坐，喝酒纵歌，口中吟诵诸篇，上至朝廷郡县的大事，下到乡间百姓的趣闻，都能脱口成诗，几十年下来竟存集了好几千首。这样的苏序，注定有隐士之德。有一年，当苏轼的伯父苏洵有封告送达眉山的时候，苏序的表现是那样满不在乎。当时，苏轼的舅舅程浚也登朝入仕了。两位亲家公都能以子贵封官，得享尊荣。外祖父程公对此极为重视，早早地准备好当官所需的器物，而爷爷苏序却还忙与村人畅饮。他在酣醉中接到封告，阅读完毕，将外纓公服、板笏交椅等物件悉数装入布囊，还将剩下的牛肉交给村童背走。他自己则荷担两囊，跨驴入城。城中百姓见此情形，无不哄堂大笑。祖父的放浪不拘、清雅绝尘，在苏轼的眼里，是纯正的墨色，深深地影响着苏轼。（待续）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会员。）

诗花  
烂漫

## 扁担

□邱雪梅

一头挑重活  
一头挑轻欢  
我对一根木头扁担  
充满了  
特殊的爱

它不言也不语  
可以搁在他厚实的肩上  
也可以，搁在  
我娇嫩的双肩，有时  
它咯吱咯吱地笑  
有时，它嘎嘎地，唱着  
劳动赞歌

一根扁扁的木头  
不穿金也不戴银  
岁月的包浆是对它的加冕  
在鸡犬相闻的村寨  
在桃花流水的漂亮微光里  
不辞辛劳，年年往返

它还可以一头挑起  
生活的难  
一头挑起家庭的暖  
沉浸岁月的风霜  
见证汗水的闪光，每一次起伏  
都是对命运的抗争  
对幸福的书写

它还可以一头挑旭日  
一头挑落日  
把我的身影在晨光中  
当作欢快拉长  
又在夕阳下  
把我的忧伤缩短

我对我的扁担  
充满热爱，充满诗意  
它让我，有了  
硬骨头，只要一听到  
它的响声，那一定  
就是我的心跳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 涪江云水

□蓝海铭

我是一片云  
游弋  
影投到涪江波心  
柔水欢喜  
轻漾微颺

相遇在傍晚的江面上  
你照见我的身影  
我照见你的身影  
知己般短暂辉映

你有你的追求  
我有我的理想  
转瞬间  
奔赴各自方向  
忘掉

彼此交汇的时光  
（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潼南区政协）